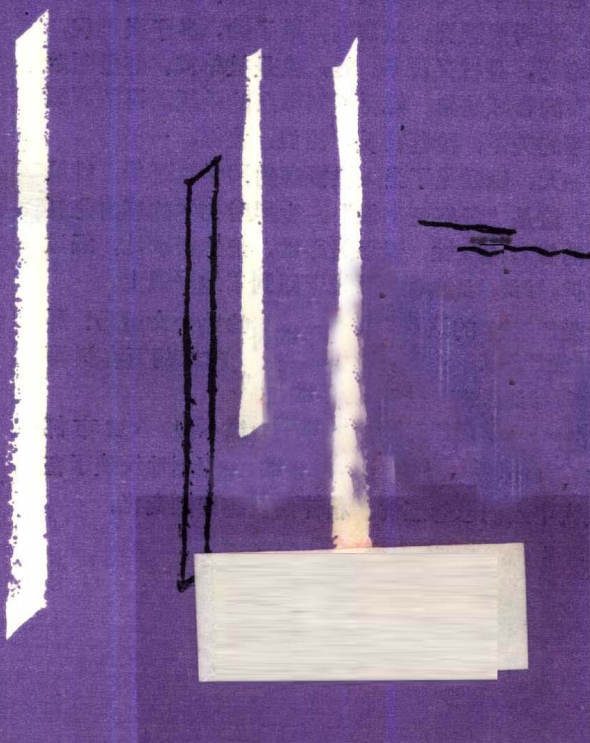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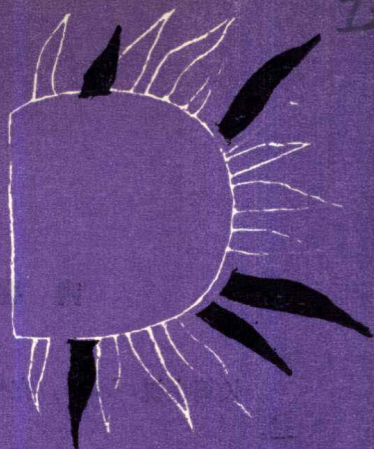


胡万春著
女贼



责任编辑：章如
封面设计：陶雪华
插图：施大畏

女 贼

Nu Zei

胡万春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 10/16·插页2·字数180 000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39,686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95

定价：3.15元

ISBN 7-5317-0084-0/I·85



作者胡万春

内 容 介 绍

长篇小说《女贼》，在1987年的《剑与盾》上连载过。

……上海，静静的夜晚，一个姑娘在马路上飞跑，两个追赶的青年死命地喊着：“抓住她！抓住她！”

她，长得很漂亮，披肩发，瓜子脸，鼻子很挺拔，眉眼很细巧，身材又苗条；她，就是被单位、邻里叫做“女贼”的杏妹姑娘。她得不到母亲的爱抚，得不到领导和同事的关怀，沦落街头，流浪，流浪，……

有一天，她碰见了当人民警察的同学赵冠华。她风趣地说，这是“警察与小偷”。少年时同学的感情是真挚的。他努力理解她，诚恳关心她，热忱帮助她，经过许多曲折，终于使她从地平线下回到了地平线上。

亲爱的读者，你了解“女贼”的整个命运吗？那就请你读一读它——五十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胡万春撰写的这部长篇小说。

附在这部长篇后面的，是两个中篇小说：《城市部落纪事》、《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》。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在改革洪流中人们思想感情、精神面貌的急剧变化。

目 录

女 贼

第一章	拥挤的车厢·····	3
第二章	北站候车室·····	19
第三章	逆反的冤案·····	32
第四章	几十顶帽子·····	49
第五章	人需要理解·····	65
第六章	生活的反差·····	82
第七章	挚爱与复仇·····	100
第八章	地平线上下·····	117
第九章	母亲啊母亲·····	137
第十章	人生的选择·····	154

城市部落纪事·····	167
-------------	-----

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·····	24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·····	302
----------	-----

女 賊



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啊！请听我的自白吧！我没有一句谎言，只有我的眼泪……

——一个女贼的自白

第一章 拥挤的车厢

叮叮叮……

当当当……

她踢了一脚可口可乐的空罐。初春的风，贴着马路的地面吹过，吹得纸屑飞转，吹得空罐子不住地向前滚去，叮叮叮、当当当，响个不停。行人稀少，路灯光照着空旷的马路，叮叮叮、当当当，声音是那么空虚。

掏空的心，空空洞洞，只剩下一个外壳。

叮叮叮……当当当……

空罐子滚着、滚着，滚进一辆旅游车的底下。寂静的马路上，什么声息也没有了。

她忽然站住，茫然四顾。没有目的，来这儿干吗？马路上再也没有可踢的东西，失去了可以摆脱空虚、无聊的目的物，她全身从头到脚松弛下来，一点劲也没有了。

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青年擦身而过，他不住回过头来瞟她几眼。她突然伸出舌头，装出吊死鬼的样子，吓得那个青年连忙蹬车逃去。她感到痛快，痴头怪脑地笑了起来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

她长得漂亮，披肩发，瓜子脸，鼻子很挺拔，眉眼很细巧，身材又苗条。在中学时，她幻想过当电影演员，可是命运不济，不久她的幻想就成了泡影。她穿着黑色涤纶绸的茄克衫，牛仔裤，高跟鞋，可是茄克衫很旧了，牛仔裤很脏了，高跟鞋的跟磨损得倾斜了。

马路旁边，盒子似的高楼矗立在夜空中，蜂窝似的窗户大多亮着灯光。这是高级宾馆，围墙里边停车场灯火辉煌，楼底门口有霓虹灯亮着。那里边有高级的享受，她想去看，去它的，口袋里没有外汇兑换券，没意思。

“回家去吧！”她脑子里跳出这个念头。

妈妈会让我进门吗？她想。不，妈恨我，她恨死了我，她要我死在外面，永远不要回家。……

没有路可走了，只有去死、死、死！！

眼泪涌出了她的眼眶，她想痛哭一场。就在这时，她感觉到身旁有人，并且传来她所熟悉的话声：

“杏妹！你这么晚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她知道这是赵冠华，是自己中学里的同学。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种模样，真想避开他。



“怎么？你在哭？”

杏妹一扭头就走。

“往哪儿去？”
赵冠华一把拉住了她。

“我不要你管，
我讨厌警察。”

赵冠华笑了。
他二十四岁，看来似乎比他年龄要成熟。他长得很俊秀，穿得很随便，上身穿着粗呢的春秋衫，下身只是一条灯芯绒裤子。他停了停，说：“杏妹！我为你难过，真的，你究竟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”

“我是个女贼，你是人民警察，怎么？你想抓我去报功？去升官

043474

发财？”杏妹含着眼泪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，她心里有一种模糊的仇恨，她恨，恨之入骨了，可惜她并不明白自己该恨的是什么。她只是模糊地感到，警察与工厂里保卫科长、办案人员这类人都是整人、害人的家伙，没有一样好东西。“我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还不是你们这种人害的？在你们眼里，我是个女贼。你们靠什么吃的？靠什么升官的？是靠抓坏人。你们害怕世界上没有坏人，没有坏人你们能立功升官吗？所以你们要制造坏人，把好人搞成坏人。你爸爸怎么死的？你忘啦？你走，我不想见到你，我讨厌你这种人，恨你这种人。”

“住嘴！”赵冠华的心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，他要不是自己是个人民警察，早就狠狠地给她几个耳光。

杏妹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呜呜地哭了。

赵冠华记得，在中学里的时候，杏妹是个多么好的女孩子啊！那时，杏妹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她用功、好学、有理想。不知怎么搞的，她忽然沾染上了偷窃的坏习气，偷了同班同学的一支英雄金笔。而且，态度很不老实，在事实面前，还死不认帐。从此以后她声名狼藉，在同学的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功课一落千丈，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工，可是恶习未改，又犯了偷窃罪，终于“上山”——被送到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。一年后回来，居然还不觉悟。想到这一些，赵冠华深深地为杏妹感到惋惜，因为他在中学读书时，他对她是颇有好感的，这不仅是因为杏妹长得漂亮，是班级里的“公主”，更主要的是杏妹聪明、活泼、可爱。他在公安学校读过《犯罪心理学》，可是很难解释杏妹的犯罪心理，究竟是什么

么心理因素使杏妹走上歧途？终于成了一名失足青年的呢？

“杏妹！我知道……也许你心里有什么委屈，不过你不应该自暴自弃，要珍惜自己，要自爱……”赵冠华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。这三、四年来，他很少与杏妹接触，对她是很不了解的。他只是说：“社会对失足青年是采取挽救的态度的，只要认真改过，你将来还是有前途的。”

“嘿嘿嘿……什么失足青年？我失过足了吗？”

“你的问题就在于不认错。”

“问题是我根本没有错。”

“好了，杏妹，别争了。”赵冠华看了看手表，“你看，已经十点钟了。回家吧！别在外面瞎游荡，这不好……我陪你回家去吧！以后，我们可以谈谈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”

“我已经……没有家了。”杏妹凄惨地说。

“这怎么会呢？你妈也许正焦急地等着你哩！”

“不，妈恨死我了，她把我赶出来了。”

赵冠华还是温和地说：“好啦！你要谅解你的妈，别跟她怄气。走吧！我跟她说说，她会放你进门的。……”

杏妹勉强地点了点头，就与赵冠华一起走了。

“赵冠华！”杏妹忽然说，“你一定很瞧不起我吧？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“你说谎，你不是把我看成失足青年吗？”

“这……这难道不对？”

“你是出于地区派出所的工作才与我打交道的。”

“不完全是，因为我们是老同学。”

“说得好听，骗人！”

“杏妹！你真叫人寒心，对人一点信任感也没有了。”

“这也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们不是惯用政策攻心？坦白从宽？立功赎罪？其实全是假的，谁老实，谁上当，谁就被送‘上山’去。”

“毫无根据。”

“你不承认，这是因为你是警察。”

“警察是维护法制、维护人民利益的。”

“哼！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？”

“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”

“要是你不当警察，这该多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冠华愣了一下。

杏妹痛苦地扭转头，不想再说了。她走着走着，忍不住看了赵冠华一眼，发觉他是那样地一本正经。她忽然痴笑起来，因为她想起了一部电影。

“唉！笑什么？”

“真可笑，我们今晚演的可是意大利电影。”

“什么？演电影？”

“对！是《警察与小偷》……”

赵冠华哑然失笑了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但愿这部电影早一点结束。”

“我看结尾只能是我让你押送‘上山’。”

滂沱大雨，一辆公共汽车正缓缓地驶过。雨水打在车厢顶上，溅起无数细小的雾状的水珠。

拥挤的车厢，乘客象沙丁鱼那样挤轧在有限的空间里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有个姑娘尖声大叫起来，这一下整个拥挤的车厢发生了大乱。

“流氓！这个不要脸的，他摸我下身……摸我屁股……”一个漂亮的、打扮入时的姑娘冲着身边的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叫骂着，还抓住了这个男子的衣领，“就是他！是他……这个下流坯……”

这个中年男子面孔血红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色鬼！在车厢里竟干这种事！”

“卖票员，将这流氓送公安局去。”

“看起来卖相蛮好，这么下作。”

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气愤地指责这种流氓行为。

那个中年男子脸红脖子粗地嚷着：“不，不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干这种事，这是误会……请大家听我说。”

没有人听他说的，车厢里只有一片沸腾的人声。一位退休老工人，他是联防队员，问：“喂！啥人可以作证。”

“我是站在他们旁边的。”一个中年妇女说，“我看见这个人一直站在这位姑娘后边的。”

那个中年男子急了：“我是站在她后边，可是我没有干那种下流事！”

人们讥讽地笑了。

车子靠站，那个中年男子想不管一切地挤下车去。

“捉牢伊！捉牢伊！不要让伊逃脱。”

联防队员死死抓住这个中年男子不放，他说：“前面就是派出所，司机同志！汽车开到派出所门口停一停。”

“哼！做贼心虚，你没有流氓行为为什么要逃？”

一会儿，公共汽车在派出所附近停下。联防队员扭着那个中年男子与那个姑娘、中年妇女一起进了派出所。这时，身穿警服的赵冠华刚刚上班，他认识那个联防队员，就问：

“李师傅！怎么回事？”

李师傅就将刚才公共汽车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。

“同志！同志……你听我说！”那个中年男子十分恐惧，抢着解释：“这是误会，象我这种人怎么会……”

赵冠华说：“你急什么？等一会问你你再说。”

赵冠华示意另一个民警做笔录，开始盘问受侮辱的那位漂亮的姑娘。

那姑娘姓刘，名叫阿琴，二十五岁，是五星玩具厂的工人。她身穿紫绛红的西式上衣与裙子，手里拿着一把折伞，背着一只小小的人造革小包。她细眉大眼，皮肤白皙，胸脯隆起，身材曲线毕露，是个时髦的姑娘。她说话象机关枪似的，哒哒哒地射出词汇的子弹，几乎没有停顿，听不出任何一个标点符号。看得出这是一个很泼辣的女性，一口气将那个中年男子在车上的下流行为讲完。完全可以看出，她对那个中年男子怀有一种仇恨的情绪。

赵冠华又问证人——就是那个中年妇女。

中年妇女说：“是的，我看见这个男人站在她身后。他左手拎着包，右手在下边干什么……我看不见。”

“这是诬陷，诬陷！”那中年男子叫起来。

赵冠华问中年男子：“你认识刘阿琴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她，从未见过她。”

赵冠华又问刘阿琴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阿琴说：“我根本不认识他。”

“好啦！”赵冠华对那个中年男子说，“你与她从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诬陷你呢？”

那个中年男子惊恐地张着嘴，无言以对。

“将你的身份证、工作证拿出来。”赵冠华见那个中年男子退缩着，“怎么？你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？”

没办法，那中年男子只得摸出证件交上。

赵冠华看了证件，问：“你叫冯铁民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个叫冯铁民的中年男子点头。

“今年四十岁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工作单位是大华羊毛衫厂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职务是……党委副书记？这……”

冯铁民的脸一下子变成猪肝色的了。

“哼！真不要脸，这种人居然还是党委副书记，什么东西……流氓书记！”阿琴尖刻地咒骂起来。

赵冠华打断阿琴的话：“不要插话。”

正在这时，陈所长走进来，他一眼看见冯铁民，不觉说：

“啊！这不是……保卫科科长冯……”

“啊！陈所长，我就是冯铁民。”冯铁民忙说，“发生了一点误会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怎么会干那种流氓干的事呢？一年以前，我自己就当保卫科长，我难道会这么不知羞耻？”

陈所长想了想，走到赵冠华身边，拿着笔录看着。然后，他将赵冠华拉到一边，轻声说：“一年多以前，他曾经与保卫科的另一名干事一起来外调过一件盗窃案的。”

“哦——”赵冠华点了点头，“所长，你看……”

“秉公办理嘛！”陈所长说完就进去了。

“陈所长！你……”冯铁民失望地垂下了头。他忽然明白，此时此刻陈所长是不可能为他说什么好话的。

赵冠华严肃地说：“好吧！冯铁民，现在你讲吧！”

“这叫我怎么说得清？我确实没有干那种事，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。我没有、根本没有……”冯铁民差一点要哭出来了，“我与这位女同志前后脚上车的，是她站在我的身边的。我甚至没有注意过她，也许是别人的手干这种事的……我没有，真的没有……”

赵冠华问：“那你说，刘阿琴为什么要诬陷你？为什么她不说别人，偏偏说你？与你有什么过不去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……”冯铁民语塞了。

“你是当过保卫科长的，你自己知道对你这种案件该怎么处理？”赵冠华坐在写字台边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‘有下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行为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’，你